

论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 李先瑞

摘要:在日本,女性主义运动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当时女性主义只是个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尚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了全球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之后,日本文学界关于女性主义文学进行重新解读或批评的文章相继出现,其中大部分文学评论家以社会性别角色为理论依托,对传统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对新的文本进行解读。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中,驹尺喜美、水田宗子、上野千鹤子、渡边澄子等学者的见地深刻,成果丰硕,她们的文学批评为日本文学评论界提供了多维视角。

关键词:日本 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 社会性别 驹尺喜美 水田宗子
上野千鹤子 渡边澄子

一、引言

什么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广义上,凡是围绕女性主义文学展开的阐释、分析、评价等批评活动,均可称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严格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里的自觉实践”^①。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后半期在各国兴起兴盛起来的。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世界性女性文学的迅速发展以及文学理论自身的窘境,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发展机会。

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雏形可追溯到《青鞥》时期。当时在《青鞥》杂志上的那些争论即可看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问题意识的萌芽。但是在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作为一个潮流或一种思想成立,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并于1981年前后正式登上学术舞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经传入日本,就被接受下来并迅速根植在日本女性主义文学的土壤中,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而萌芽、兴起并发展起来。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日本的萌芽和勃兴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大力吸收先进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吸收速度让人瞠目。女性主义思想作为当时的前卫思想也被日本的进步思想家积极吸收并移植到日本。从森有礼、福泽谕吉等男性进步思想家到岸田俊子、平冢雷鸟、与谢野晶子等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4BWW015)阶段性成果。

女性思想家,均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力主女性的自我解放。尤其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日本公演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日本妇女从娜拉身上看到了自我解放的曙光。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对日本的影响发生在明治末期,1911年,当时的重要女性主义刊物《青鞥》介绍了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探讨妇女的经济、婚姻、教育、参政等问题,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日本的封建残余以及天皇绝对统治的缘故,贤妻良母的观点仍是主流,故《青鞥》没坚持几年就被迫停刊,日本女性主义文学告一段落。1928年,在长谷川时雨的主导下,杂志《女人艺术》继承了《青鞥》的衣钵,成为只刊登女性作者作品的发表园地,其中不乏具有女性主义观点的文章。该杂志在坚持了四年之后也不得不休刊。直到1945年联合国军占领日本,对日本实施民主主义改革,日本的女性地位才有了实质性改变,女性主义文学又一次复兴。战后民主主义使得男女同权在法律层面得到了保障,但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地位依然无法跟男性同日而语,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欧美第二次女性解放浪潮的影响下,日本又一次掀起了女性解放的浪潮。这次浪潮简称“女性解放(ウーマン・リブ)”,是在欧美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以反“母性”为主要特点,表现出“弑母杀婴”等反传统模式,像大庭美奈子、何野多惠子、三枝和子等作家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总之,日本的女性主义思潮深受西方的影响,离开西方的影响,日本女性主义思想无从谈起。女性主义文学运动的大力开展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从女性主义批评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说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可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她创造性地提出“双性同体”既是女性创作的最佳状态,也是消除男女差异的良好途径。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提出妇女要有一个赖以存在的私人空间,否则文学创作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她还提出妇女除了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还需要一年有500英镑的收入作保障,这样一来,妇女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只有获得了这两个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女性才能确保家庭中的独立地位,才有可能进入社会,像男子一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历史的原因,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经验主义色彩,并流露着看似矛盾的女性乌托邦的追求,但她的思想却启发和影响了后来的无数女权主义者。在伍尔夫之后,法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克里斯多娃、西苏和伊利格瑞分别提出了“符号话语”“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和“妇女写作”(écriture de la femme)的问题。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始于1928年,而在20世纪初,日本的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初具规模,而且这种女性主义批评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初期,针对文学本身进行的批评几乎见不到,更多的是女性主义批评。1910年《青鞥》的创刊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舞台。其中与谢野晶子的女性主义批评最有代表性。除与谢野晶子外,平塚雷鸟、山川菊荣等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存在。像平塚雷鸟的《元始、女性是太阳》虽然是一篇随笔风格的文章,却可以认为是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的好文

章。她文中提道：

创世之初，女性原本就是太阳、就是真正的独立个体。但是，现在的女性却是月亮——依附他人而生，要借助其他的光芒辉映才能闪现出宛如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我们现在必须找回久被遮蔽的太阳。“在久被遮蔽的太阳当中，发现潜藏其中的天才！”^②

这是日本女性解放的宣言书。在平塚雷鸟之后，与谢野晶子在《青鞥》以及其他杂志上就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女性的受教育问题持续发表评论，是日本女性解放的理论代言人之一。尤其是平塚雷鸟和与谢野晶子的“母性保护论争”更为该时期的女性主义评论增添了亮色。山川菊荣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两人的争论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该时期的评论大多属于有感而发的评论，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她们根据自身见解发表评论，为女性主义代言，为之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打下了基础。《女人艺术》时期，女性作家们在该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评论可视为《青鞥》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延续。到了昭和十年代，由于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日本文学界的创作遭遇寒冬，不要说反抗封建专制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连一般的文学创作都受到限制。

日本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欧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刺激下，由一些学者展开的。战后初期的《近代文学》杂志，在平野谦、本多秋五、佐佐木基一等评论家的帮助下取得飞速发展。与此不同，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边开展运动边进行评论的，而是在日本的第二次女性解放浪潮过后才逐渐展开并渐成气候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词，正式出现于报纸杂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词语的出现比日本第二次女性解放浪潮晚十多年。虽然驹尺喜美1978年发表了著作《魔女的理论》，但在当时这只是一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

三、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要

说起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般认为始于驹尺喜美的《魔女的理论》。而在之前的1976年，即国际妇女年的第二年，当时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女性的自立”等标语。而当年《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7月号编辑了特集“女流文学的现在”，仍然堂而皇之地使用带有歧视意义的“女流”一词。书中内容几乎全是男性评论家的随笔。像奥野健男认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太过主观随意，往往陷入自我陶醉等。秋山骏则认为不管多么具有理智的女性，归根结底都会感情用事。在这部特集中可以看到“女性 = 被阅读者，男性 = 阅读者”的图式。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开始的。驹尺喜美和高良留美子是在这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评论界最先发出女性声音的人。

驹尺喜美开辟了新的女性生活方式，她摒弃了传统的男女婚姻，选择和小西绫共同生活50余载。其著作《魔女的理论》和续篇《魔女的文学论》可视为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的奠基作品,后来水田宗子发表了评论《从女主人公到男主人公》后,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初现端倪。1991年,“新女性主义批评会”这个由日本文学协会会员发起的女性主义批评组织成立,标志着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鼎盛时期。在“新女性主义批评会”的策划下,出版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许多文章和著作,其中经典重读是一个主旋律。关于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几个倾向和阶段,王志松在“《魔女的理论》:析日本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认为,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没有像欧美那样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几乎同一时期出现了三种倾向的文学批评。^③这三种倾向基本涵盖了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情况,在总体把握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其中前两点可谓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大贡献。

在对男性作家及其经典进行重新评价方面,作家三枝和子的《恋爱小说的陷阱》对男性的经典文本,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大家知道,夏目漱石的《从此以后》《行人》属于近代文学的经典,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三枝和子以这些经典作品中的恋爱故事为批评对象,重读了这些经典,指出这些作品中的恋爱故事中存在性别歧视。此外作家富冈多惠子、上野千鹤子和小仓加千子合著的《男流文学论》,从书名就可看出对男性文学的揶揄和调侃。自古以来日本男作家都以歧视的眼光把女性文学称作“女流文学”,在这里她们把男性文学称作“男流文学”,颇有几分女权主义者的做派在其中。

在对男性经典重新解读的基础上,女性评论家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女性文学进行了解读和阐释。其中使用的一个关键词是“社会性别(ジェンダー)”。站在社会性别的视角,发现女性文学中女性觉醒的痕迹,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所在,产生的评论最多。岩渊宏子从该角度出发,对宫本百合子的《伸子》《一枝花》进行了女性主义解读。渡边澄子重新挖掘了历史埋没的文学文本,比如樋口一叶的《里紫》等作,就是通过渡边澄子的研究而受到文坛重视的。此外清水紫琴的《破碎的婚戒》也在这波重新解读潮流中得以重见天日。

在对欧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反省中,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评论家能自觉地从女性的角度进行阅读,有意识地打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发表了多个颇有个性化的评论,其中关礼子、江种满子、中山和子、小林富久子、饭田祐子的评论就属于此类。

在对于近代文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评论者最为关心的男作家是夏目漱石,最关心的女作家是樋口一叶。在这些女性评论家眼中,夏目漱石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男性作家。樋口一叶之所以受到瞩目是因为女性评论家对于男性评论家的评论产生疑问,一直以来日本男性评论家一致评价一叶为“夭折的薄幸闺秀作家”。

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观点

下面着重对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者驹尺喜美、水田宗子、上野千鹤子和渡边澄子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重点分析。

(一) 驹尺喜美

驹尺喜美的《魔女的理论》是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嚆矢,为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

开展奠定了基调。它以“爱(エロス)”为关键词,探讨了日本经典文本中的男女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些经典文本包括《源氏物语》、夏目漱石的《行人》、森鸥外的《舞姬》和岛崎藤村的《新生》等,驹尺喜美以“对爱的渴望”作为主要论点,认为自古以来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渴望真爱,但是由于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女性的爱自由度远低于男性。在分析了在原业平和光源氏追求真爱而不得的窘况后得出了“男女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暗河”的结论。在探讨近代经典文本时,驹尺喜美以“不存在爱的男女关系”为主要论点,认为夏目漱石是在这一方面最为苦恼的人,在其作品《行人》中,主人公大学教授一郎与妻子阿直之间没有交流,因为爱的不在而深受伤害,乃至神经衰弱,他为了挽回爱而恶战苦斗。

《魔女的理论》的续篇《魔女的文学论》将恋爱作为分析的对象,对日本传统文学中男性文本中的恋爱故事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这些文本不拘于小说,还涉及诗歌。比如涉及的批评文本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有高村光太郎的《智惠子抄》,志贺直哉的小说《暗夜行路》,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的舞女》。驹尺喜美认为这些文本中都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观念,明确指出:“《智惠子抄》实际上是对智惠子的牺牲的‘补偿之书’,是‘残酷物语’;《暗夜行路》中谦作的恋爱观中潜藏着男女不平等观念;《伊豆的舞女》中女主人公与舞女之间的交往就好像施舍给她的恩惠一样”^④等等,她对于男性文本中常见的“恋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 水田宗子

水田宗子是具有欧美文学背景的文学评论家,日本城西大学教授,在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轫的初期,水田宗子就写了《从女主人公到男主人公——女性的自我与表现》一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对英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男性作家的主要作品进行了全面论述,是一部颇具刺激性的评论集。除此之外,她的其他两篇论文在女性主义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篇是“‘书写’的女性和‘阅读’的女性”(「書く」女性と「読む」女性),另一篇是“向女性的逃离与从女性那里逃离——近代日本文学的男性形象(女への逃走と女からの逃走—近代日本文学の男性像)”。在“‘书写’的女性和‘阅读’的女性”一文中,水田宗子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初的成果,在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如果将女性与文学的关系理解为被书写、书写、阅读以及就阅读的事情进行书写的话,那么女性被书写的时间最为漫长,而且这种女性形象是由男性单方面书写的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已超越单一男性作家的个人表现,反映了女性所处的时代与状况以及当时的思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是表现那个时代和状况的现实资料,同时也是将支配那个时代和状况的制度正当化的言说的暗喻。这种言说是由男性单方面构筑的。

水田宗子的“向女性的逃离与从女性那里逃离——近代日本文学的男性形象”于1992年发表于《日本文学》11月号上,她在文中分析了日本近代文学中男性形象的类型,认为近代小说中的男性有的为恋爱苦恼,有的苦于跟妻子之间的矛盾,有的过分痴情,有的在追求理想的女性。她认为近代日本小说的特点即立足于私人层面,体现家庭生活,具有明显的私小说特点,是女性引导男性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男性被女性引导,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进入私人领域。水田宗子认为,男性向私人领域(家庭,亦即女性)逃离的途径

有两个明显的类型,一是向家庭的逃离,回到其身边;二是从家庭中逃离,离开妻子,到外面寻花问柳。但是水田宗子认为,问题是对男性来说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或家族以及花柳界,对于女性来说绝不是私人领域,对于女性来说,家庭是确保其合法地位的唯一场所,所以家庭对女性而言就是社会,是唯一的公共场所。而与家庭相对立的花柳界,它是社会公认的女性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场所,绝对不属于私人领域。

在确定好这样的基调之后,水田宗子分别对近现代男性作家的名作,比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夏目漱石的《行人》、田山花袋的《棉被》、川端康成的《雪国》、德田秋声的《家装人物》等作品进行了剖析,对于各自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类,指出各自作品中对家庭中女性的厌弃或不理解,对理想女性(含花柳界)的渴望或幻想。

水田宗子在该文中还对女性作家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她认为近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通过离开男性来发现自己的内心真实。它不是修正男性的话语权而进行重新创作,而是通过与男性的格斗来从自己内心中排除掉男性的话语权。比如田村俊子的《木乃伊的口红》等作品把这种男女的相克描写得淋漓尽致。此外水田宗子还列举了宫本百合子的《伸子》、林芙美子的《浮云》,阐述了男性主人公在作品中与女主人公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总之在女性作家那里,她们拒绝男性回到家中扮演家长,从而导致男性内心的混乱。所以在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中,男性经常成为点缀,他们不可能回到家中寻找慰藉。

(三) 上野千鹤子

上野千鹤子是欧美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在日本的继承者。她与富冈多惠子、小仓加千子合著的《男流文学论》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代表其思想倾向的著作。此外,上野千鹤子还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日本的忠实继承者,其著作《父权体制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是上野千鹤子的理论性书籍的代表作。1986—1988年连载在《思想科学》杂志上,1990年10月由岩波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经发行,就在日本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阐明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有三个,也只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⑤在此基础上,她对如果劳动阶层取得革命胜利、废除阶级压迫,女性就会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也指明了反对家庭中性压迫的激进女权主义的局限性。她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体制,换句话说,市场和家庭,它们两者相重合的构造,才是近代工业社会里性别歧视的根源。本书被称赞是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在理论和分析两面中,直戳近代工业社会要害的划时代书籍。

当然,持有用社会主义来解放妇女观点的人和持有用自由主义来解放妇女观点的人,都强烈批判此书中的论点。对于近代工业社会中,女性为什么被关在劳动市场之外,而无偿地进行再生产劳动(例如:怀孕、育儿、家务劳动、照顾老人、护理病人)这样的问题,本书给出了一种解答。此后,围绕该书的讨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日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四) 渡边澄子

渡边澄子的女性主义文学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和村松定孝合作编写《现代女性文学词典》,二是对樋口一叶的两部没有被深刻挖掘的文本《里紫》和《我自己》进行了女性主义解读,三是对日本女性主义作家田村俊子的作品的整体解读。

在对《里紫》和《我自己》的重新解读中,渡边澄子认为这两部小说“塑造了拒绝木偶的妻子,描写了追求精神和肉体合一的女性”^⑥,这种解读强调了樋口一叶文学中自我解放的倾向性,是对樋口一叶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

渡边澄子在论著《现在这个时代的田村俊子——俊子新论》中,围绕田村俊子的作品进行了全面考察,尤其围绕其代表作《木乃伊的口红》《炮烙之刑》《生血》等作品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了分析。此外对于之前涉猎不多的作品进行了详细分析,比如对于《枸杞子的诱惑》《女作者》《她的生活》等作品的解读为日本研究者和读者全面了解田村俊子提供了关键性的解读。

五、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促进了日本向近代国家的转变,整个20世纪,日本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一直领先于亚洲乃至世界。但经济实力的雄厚未必等于国民思想的开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封建残余仍然浓厚,统治者害怕民众的觉醒。像自由民权运动后日本对所有女性实施贤妻良母主义教育,女性进步杂志《青鞞》和《女人艺术》没坚持多久就被查禁等事例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女性深受封建家长制的迫害,在二战结束之前一直被迫扮演着家中贤妻良母的角色。即使战后日本实施了民主改革,女性地位大幅提高,但男尊女卑思想仍根深蒂固。男性评论家始终对女性文学抱有偏见,认为绝大部分女性作家的作品并无太多可取之处。但是随着第二次女性解放浪潮的兴起,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慢慢开始在文坛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发声的阵地。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得广大日本妇女更加深切地懂得了这个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即使封建家长制不再作祟,但整个社会仍然是男尊女卑,女性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所以日本女性通过文学批评的启蒙或启发,学会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二是纵观日本文学评论界,自古以来一直是男性评论家在发声,鲜见女性评论家就文学发表评论。古代虽有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等女作家通过日记形式发表对他人的看法,但那些大都具私密性质,知晓之人甚少。更多是男性诗人或国学研究者写书评或研究著作。进入近代虽有平塚雷鸟和与谢野晶子的进步言论,但这些言论很少就文学本身发表见解。所以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了男权神话,打破了文学评论界男性评论家一家独大的局面。三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采用性别理论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进行重新解读,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而且像樋口一叶的《里紫》等具有女性解放色彩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被文坛埋没,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这些文本进行解读,使它们广被人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人们带来了

多维研究视角,促进了日本文学评论界的百家争鸣。

六、结 语

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支文学批评的新生力量,在 20 世纪末的日本文坛曾一度辉煌,其站在性别角度的文学批评,已逐渐成为日本女性学的支柱并在唤起女性的文学自觉方面发挥着作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客观上对于男性评论家一家独大的日本文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为文学批评的多样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除了驹尺喜美、水田宗子、上野千鹤子、渡边澄子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之外,井上优子、江原由美子、井上辉子、关礼子、中山和子等学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各自发表见解,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地。除了这些学者,一些女性作家,如富冈多惠子、三枝和子也积极发表评论,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增添了一抹亮色。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对日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有效梳理,在和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互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真正有益于女性学健康发展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魏天无、魏天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历程及其问题》,《外国文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43 页。

② 平冢らいてう著作集編集委員会编:《平冢らいてう著作集》(第 1 卷),大月书店 1983 年版,第 3 页。

③④ 王志松“《魔女的理论》:析日本女性主义批评”,《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一辑,第 102 - 107 页、第 104 页。

⑤ 上野千鹤子:《家父长制と资本制》,岩波现代文库 2017 年版,第 3 页。

⑥ 渡边澄子:《一葉文学における新たな飞跃——“われから”论》,《樋口一葉を読み直す》学芸书林,第 251 页。

(李先瑞,男,1967 年生,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女性文学,日语修辞学)